諸子平議

諸子平議卷十九

德淸俞樾

莊子三

夫春氣發而百草生正得秋而萬寶成　庚桑楚

樾謹按得字疑衍文莊子原文蓋作正秋而萬寶成周易說卦傳兌正秋也萬物之所說也正義曰正秋而萬物皆說成也即本莊子之義是其證也得字蓋涉下句夫春與秋豈無得而然哉因而誤衍春氣發而百草生正秋而萬寶成文義已足不必加此一字與上句相儷偶也

函車之獸介而離山

繼謹按方言獸無偶曰介一本作分非

抱汝生

繼謹按釋名釋姿容曰抱保也相親保也是抱與保
義通抱汝生即保汝生郭注曰無攬乎其生之外也
猶泥抱字爲說未達叚借之旨

夫外韄者不可繁而捉將內揵內韄者不可繆而捉將
外揵

繼謹按郭於此無注而注下文曰雖繁手以執之綢
繆以持之弗能止也則訓繁爲繁手殆不可通矣繁

疑縈字之誤縈俗作繳漢書司馬相如傳名家苛察繳繞如淳曰繳繞猶纏繞也此以縈而捉繆而捉並言縈謂縈繞繆謂綢繆廣雅釋詁縈與綢繆並訓纏是其義一也縈繁形似因而致誤耳

終日嗥而嗌不嗄

樾謹按釋文嗄本作嚘徐音憂當從之老子終日號而不嗄傅奕本作歔即嚘之異文也楊子太元經夷次三曰柔嬰兒于號三日不嚘二柔隨王本皆如是蓋以嚘與柔爲韵可知楊子所見老莊皆作嚘也

終日握而手不掜

樾謹按說文無捝字角部觓角觓曲也疑卽此捝字以角言則從角以手言則從手變觓爲捝字之所以孳乳寖多也終日握而手不捝謂手不拳曲也崔云捝寄也殊非其義

夫至人者相與交食乎地而交樂乎天

樾謹按郭注曰自其無心皆與物共釋文引舊云交俱也李云共也是皆未解交字之義徐無鬼篇曰吾與之邀樂於天吾與之邀食於地與此文異義同交卽邀也古字止作徼文二年左傳寡君願徼福於周公魯公此云邀食乎地邀樂乎天語意正相似作邀

者後出字作交者叚借字詩桑扈篇彼交匪傲漢書五行志作匪儌匪傲即其例矣

不可內於靈臺

樾謹按不可上當有萬惡二字上文云若是而萬惡至者皆天也而非人也不足以滑成其文已足萬惡不可內於靈臺則又起下意下文云靈臺者有持而不知其所持而不可持者也皆承此言之讀者不詳文義誤謂不可內於靈臺與不足以滑成兩句相屬故删萬惡二字耳文選廣絕交論李善注引此文正作萬惡不可內於靈臺

務外者志乎期費

樾謹按郭注曰有益無益期欲損己以為物也則既言志又言期於義複矣釋文曰期卒也費耗也卒有所費耗也然志乎卒耗於義亦不可通今按荀子書每用綦字為窮極之義王霸篇曰欲綦色耳欲綦聲楊倞注曰綦極也亦或作期議兵篇曰已朞三年然後民可信也宥坐篇曰綦三年而百姓往矣是期與綦通期費者極費也費謂財用也呂氏春秋安死篇非愛其費也高注曰費財也期費之義與綦色綦聲相近彼謂窮極其聲色此謂窮極其財用也故下文

曰志乎期費者惟賈人也

與物且者其身之不能容焉能容人

樾謹按且卽苟且之且詩東門之枌篇穀旦于差韓詩旦作且云苟且也是重言爲苟且單言爲且也上文與物窮者郭注曰窮謂終始是窮爲窮極之義若且與窮極義正相反也釋文曰且始也非是

孰知有無死生之一守者吾與之爲友

樾謹按一守者一道也道字古讀若守故與守通知北遊篇大馬曰子巧與有道與曰臣有守也守卽道字達生篇仲尼曰子巧乎有道邪曰我有道也是其

明證說本王氏念孫

道者德之欿也

樾謹按說文广部廞陳輿服于庭也小爾雅廣詁廞陳也此欿字卽廞之叚字蓋所以生者爲德而陳列之卽爲道故曰德之廞也漢書哀帝紀注引李斐曰陳道也是其義矣

介者移畫外非毀也

樾謹按郭注曰畫所以飾容貌也刖者之貌旣以虧殘則不復以好醜在懷故移而弃之然云外非毀似不當以容貌言崔云移畫不拘法度也當從之漢書

司馬相如傳㺃以陸離師古注曰㺃自放縱也卽此
㺃字之義桓六年穀梁傳以其畫我公羊傳作化我
何休注曰行過無禮謂之化卽此畫字之義蓋人旣
刖足不自顧惜非譽皆所不計故不拘法度也
樾謹按廣雅釋獸貍貓也貓之捕鼠飽而止矣故曰
下之質執飽而止是貍德也徐無鬼
是貍德也秋水篇曰騏驥驊騮一日而馳千里捕鼠
不如貍狌此本書以貍爲貓之證御覽引尸子曰使
牛捕鼠不如貓狌之捷莊子言貍狌尸子言貓狌一
也釋文曰貍德謂貪如狐貍也未得其義

察士無淩誶之事則不樂

樾謹按禮記鄉飲酒篇愁以時察鄭注曰察猶察察嚴殺之貌也老子俗人察察河上公注曰察察急且疾也然則察有嚴急之意故以凌誶爲樂李云察識也則與上文知士複矣

枯槁之士宿名

樾謹按宿讀爲縮國語楚語縮於財用則匱戰國秦策縮劍將自誅韋昭高誘注並曰縮取也枯槁之士縮名猶言取名也釋文曰宿積久也于義未安又引王云其所寢宿唯名而已更爲迂曲由不知宿爲縮

之叚字耳

農夫無草萊之事則不比商賈無市井之事則不比

樾謹按比通作庀周官遂師疏云周禮之內云比者先鄭皆爲庀是也國語魯語子將庀季氏之政焉又曰夜庀其家事韋注並曰庀治也農夫惟治草萊之事故無草萊之事則不庀商賈惟治市井之事故無市井之事則不庀也郭注曰能同則事同所以比是以本字讀之非是

其求唐子也而未始出域有遺類矣

樾謹按有遺類矣當連下夫字爲句有遺類矣夫與

襄二十四年左傳有令德也夫有令名也夫句法相似類謂種類也詩裳裳者華序棄賢者之類正義曰類謂種類是也求亡子而不出域則其亡子不可得必無遺類矣故曰有遺類矣夫反言以明之也郭注失其讀所說未得

夫楚人寄而蹢閽者

樾謹按夫字當屬上有遺類矣爲句蹢當讀謫方言謫怒也廣雅釋詁謫責也楚人寄而謫閽者謂寄居人家而怒責其閽者也與下文夜半於無人之時而與舟人鬬均此楚人之事皆喻其自以爲是也郭注

曰俱寄止而不能自拔於高地於義殊不可通

王射之敏給搏捷矣

樾謹按郭於敏給下出注曰敏疾也給續括也是以敏給屬王言殆非也敏給二字同義後漢書酈炎傳言論給捷李賢注曰給敏也是其證也故國語晉語曰知羊舌職之聰敏肅給也使佐之荀子性惡篇曰齊給便敏而無類竝以敏給對言然則郭以給爲續括非古義矣敏給當以狙言謂狙性敏給能搏捷矣也捷讀爲接爾雅釋詁接捷也是捷與接聲近義通莊十二年左氏經文宋萬弑其君捷僖三十二年鄭

伯捷卒文十六年晉人納捷菑于邾公羊捷竝作接人閒世篇必將乘人而鬭其捷釋文曰捷本作接此捷接通用見於本書者搏捷矢卽搏接矢謂以手搏而接其矢也郭注曰捷速也夫矢自無不速又何必言捷乎

故足之於地也踐雖踐恃其所不蹍而後善博也

樾謹按兩踐字竝當作淺或字之誤或古通用也足之於地止取容足而已故曰足之於地也淺然容足之外雖皆無用之地而不可廢也故曰雖淺恃其所不蹍而後善博也外物篇曰夫地非不廣且大也人

之所用容足耳然則則足而墊之致黃泉人尚有用乎即此義也下文引人之知也少雖少恃其所不知而後知天之所謂也少與淺文義相近若作踐則不可通矣

舊國舊都望之暢然雖使丘陵草木之緡入之者十九猶之暢然況見見聞聞者也則陽

樾謹按緡字司馬云盛也郭云合也於義俱通入之者十九釋文曰謂見十識九也此未得其義入者謂入於丘陵草木所掩蔽之中也入之者十九則其出於外而可望見者止十之一耳而猶覺暢然喜悅故

繼之曰況見見聞聞者也郭曰見所嘗見聞所嘗聞而猶暢然則於況見見聞聞句不復可通遂增益之曰況體其體用其性也於莊子本義不合矣

以十仞之臺縣衆閒者也

樾謹按此承見見聞聞而言以十仞之臺而縣於衆人耳目之閒此人所共見共聞者非猶夫丘陵草木之緡入之者十九也其爲暢然可知矣郭注曰衆之所習雖危猶閒此誤讀閒爲閑於義殊不可通蓋由不解上文故於此亦失其旨

築十仞之城城者既十仞矣則又壞之

樾謹按下十字疑七字之誤城者既七仞則雖未十仞而去十仞不遠矣故壞之爲可惜若既十仞則直謂之已成可耳不當言既十仞也下文曰今兵不起七年矣此王之基也明是以七仞喻七年其爲字誤無疑

故鹵莽其性者欲惡之孽爲性萑葦蒹葭始萌以扶吾形尋擢吾性

樾謹按爲性萑葦蒹葭六字爲句郭於萑葦下出注云萑葦害禾稷欲惡傷正性此失其讀也始萌以扶吾形尋擢吾性尋與始相對爲義尋之言寖尋也漢

書郊祀志寖尋於泰山矣晉灼曰尋遂往之意也始
萌以扶吾形言其始若足以扶助吾形也尋擢吾性
言寖尋既久則拔擢吾性也郭解扶吾形曰形扶疏
則神氣傷亦爲失之

至齊見辜人焉

樾謹按釋文曰辜罪也李云謂應死人也此失其義
辜謂辜磔也周官掌戮殺王之親者辜之鄭注曰辜
之言枯也謂磔之是其義也漢書景帝紀改磔曰棄
市師古曰磔謂張其尸也是古之辜磔人者必張其
尸於市故柏矩推而强之解朝服而幕之也

子乎子乎

樾謹按子乎子乎乃歎辭也詩綢繆篇子兮子兮毛傳曰子兮者嗟茲也管子小稱篇嗟茲乎聖人之言長乎哉說苑貴德篇曰嗟茲乎我窮必矣茲以嗟茲爲歎辭說詳王氏引之經義述聞此云子乎子乎正與子兮子兮同義子當讀爲嗞釋文不爲子字作音葢失其義久矣

匿爲物而愚不識

樾謹按下文大爲難而罪不敢重爲任而罰不勝遠其塗而誅不至曰罪曰罰曰誅皆謂加之以刑也此

日愚則與下文不一律矣釋文曰愚一本作遇遇疑過字之誤廣雅釋詁曰過責也因其不識而責之是謂過不識呂氏春秋適威篇曰煩爲教而過不識數爲令而非不從巨爲危而罪不敢重爲任而罰不勝與此文義相似而正作過不識高誘注訓過爲責可據以訂此文之誤過誤爲遇又臆改爲愚耳

是故丘山積卑而爲高江河合水而爲大

樾謹按水乃小字之誤卑高小大相對爲文

陰陽相照相蓋相治

樾謹按蓋當讀爲害爾雅釋言蓋割裂也釋文曰蓋

舍人本作害是𥁊害古字通陰陽或相害或相治猶下句云四時相代相生相殺也

季真之莫爲接子之或使

樾謹按尚書微子篇殷其弗或亂正四方多士篇時予乃或言枚傳並曰或有也禮記祭義篇庶或饗之孟子公孫丑篇夫既或治之鄭趙注並曰或有也此云季真之莫爲接子之或使或與莫爲對文莫無也或有也周易益上九莫益之或擊之亦以莫或相對

木與木相摩則然外物

樾謹按淮南子原道篇亦云兩木相摩而然然兩木

相摩未見其然下句云金與火相守則流疑此句亦當作木與火下文云水中有火乃焚大槐又云利害相摩生火甚多眾人焚和月固不勝火是此章多言火益知此文之當爲木與火矣葢木金二物皆畏火故舉以爲言見火之爲害大也

相結以隱

樾謹按李云隱病患也然病患非所以相結郭注曰隱括進之謂也然隱括所以正曲木亦非所以相結也隱當訓爲私呂氏春秋圜道篇分定則下不相隱高注曰隱私也文選褚白馬賦恩隱周渥李善引國

語注曰隱私也相結以隱謂相結以隱私舊說皆非

天之穿之日夜無降

樾謹按降當作瘁即癃之籒文素問宣明五氣篇膀

胱不利爲癃又五常政大論篇其病癃閟日夜無瘁

謂不癃閟也

官事果乎衆宜

樾謹按論語子路篇行必果皇侃義疏曰果成也衆

有所宜而後官事以成故曰官事果乎衆宜

彼視三釜三千鍾如鸛雀蚊虻相過乎前也寓言

樾謹按雀字衍文也釋文云元嘉本作如鸛蚊無虻

字則陸氏所據本尚未衍雀字故元嘉本作鶴蚊陸氏但言其無虻字不言其無雀字也惟鶴與蚊虻一鳥一蟲取喻不倫王云謂取大小相縣以喻三釜三千鍾之多少此不然也夫至人之視物一吷而已豈屑屑於三釜三千鍾之多寡而必分別其爲鸛爲蚊乎今按釋文云鸛本作觀疑是古本如此其文葢曰彼視三釜三千鍾如觀蚊虻相過乎前也淮南子俶眞篇毀譽之於已猶蚊虻之一過也義與此同因觀誤作鸛則鸛蚊虻三字不倫乃有刪一虻字使蚊與鸛兩文相稱者元嘉本是也又有增一雀字使鸛雀

與蚑蚍兩文相稱者今本是也皆非莊子之舊矣

越人三世弒其君王子搜患之 讓王

樾謹按釋文云搜淮南子作翳然翳之前無三世弒君之事史記越世家索隱以搜爲翳之子無顓據竹書紀年翳爲其子所弒越人殺其子立無余又見弒而立無顓是無顓以前三君皆不善終則王子搜是無顓之異名無疑矣淮南子蓋傳聞之誤當據索隱訂正

顔闔對曰恐聽者謬而遺使者罪不若審之

樾謹按上者字衍文恐聽謬而遺使者罪恐其以誤

聽得罪也聽卽使者聽之非聽者一人使者一人也

呂氏春秋貴生篇正作恐聽繆而遺使者罪

夫生者豈特隨侯之重哉

樾謹按隨侯下當有珠字若無珠字文義不足呂氏春秋貴生篇作夫生豈特隨侯珠之重也哉當據補

子綦爲我延之以三旌之位

樾謹按綦字衍文此昭王自與司馬子綦言當稱子不當稱子綦

不能自勝則從神無惡乎

樾謹按釋文曰不能自勝則從絕句此讀是也又曰

一讀至神字絕句則失之呂氏春秋審爲篇亦載此事作不能自勝則縱之神無惡乎文子下德篇淮南子道應篇并疊從之二字作從之從之則從神之不當連讀明矣又按從呂氏春秋作縱則當讀子用反而釋文無音亦失之

不能自勝而強不從者此之謂重傷

樾謹按重傷猶再傷也不能自勝則已傷矣又強制之而不使縱是再傷也故曰此之謂重傷呂氏春秋審爲篇高誘注曰重讀復重之重是也釋文音直用反非是

天寒旣至霜雪旣降吾是以知松柏之茂也

樾謹按天乃大字之誤國語魯語大寒降韋昭注曰謂季冬建丑之月大寒之後也若作天寒旣至失其義矣呂氏春秋愼人篇亦載此事正作大寒

道德於此則窮通爲寒暑風雨之序矣

樾謹按德當作得呂氏春秋愼人篇作道得於此則窮達一也爲寒暑風雨之序矣疑此文窮通下亦當有一也二字而今奪之

時祀盡敬而不祈喜

樾謹按喜當作禧爾雅釋詁禧福也不祈禧者不祈

福也呂氏春秋誠廉篇作時祀盡敬而不祈福也與

此字異義同

樂與政爲正樂與治爲治

樾謹按呂氏春秋誠廉篇作樂正與爲正樂治與爲

治疑此文亦當同傳寫誤倒

子之罪大極重盜跖

樾謹按極當作殛爾雅釋言殛誅也言罪大而誅重

也極殛古字通書洪範篇鯀則殛死多士篇大罰殛

之僖二十八年左傳明神殛之昭七年傳昔堯殛鯀

于羽山釋文並曰殛本作極

即將疏戚無倫貴賤無義長幼無序五紀六位將何爲別乎

樾謹按五紀司馬云歲月日星辰厤數然與疏戚貴賤長幼之義不相應殆非也今按五紀即五倫也六位即六紀也白虎通三綱六紀篇曰六紀者謂諸父兄弟族人諸舅師長朋友也此皆所以爲疏戚貴賤長幼之別不曰五倫而曰五紀不曰六紀而曰六位古人之語異耳家語入官篇羣僕之倫也王肅注曰倫紀也然則倫紀得通稱矣

孔子不見母

樾謹按孔子無不見母母事疑仲子之誤卽謂避兄離母之陳仲子也下句言子不見父釋文云案此事見孟子不知兩事並見孟子也

十步一人千里不留行　說劍

樾謹按十步之內輒殺一人則歷千里之遠所殺多矣而劍鋒不缺所當無撓者是謂十步一人千里不留行極言其劍之利也行以劍言非以人言下文所謂行以秋冬是也司馬云十步與一人相擊輒殺之故千里不留於行也未得其義

今日試使士敦劍

樾謹按詩閟宮篇敦商之旅鄭箋云敦治也然則敦劒猶治劒司馬云敦斷也試使用劒相擊斷截也失之迂曲

曩者先生有緒言而去 漁父

樾謹按楚辭九章款秋冬之緒風王注曰緒餘也讓王篇曰其緒餘以爲國家是緒與餘同義緒言者餘言也先生之言未畢而去是有不盡之言故曰緒言釋文曰猶先言也非是

今者丘得過也若天幸然

樾謹按釋文曰過或作遇當從之讓王篇君過而遺

先生食釋文過本亦作愳是二字形近易誤也過字

義不可通釋文謂得過失也則失之迂曲矣

闔胡嘗視其良旣爲秋柏之實矣 列御寇

樾謹按釋文曰良者良人謂緩也此與下句之義不屬又云良或作埌冢也此說近之埌猶壙也壙埌本疊韻字應帝王篇以處壙埌之野是也故壙亦得謂之埌管子度地篇郭外爲之土閬閬與埌同外物篇胞有重閬郭注曰閬空曠也其義亦相近

自是有德者以不知也而況有道者乎

樾謹按自是二字絕句若緩之自美其儒是自是也

有德者已不知有此有道者更無論矣故曰有德者以不知也而況有道者乎以讀爲已郭注所說殊未明了

歸精神乎無始而甘瞑乎無何有之鄉

樾謹按釋文瞑如字又云本亦作眠又音眠當從之瞑眠古今字文選養生論達旦不瞑李善注曰瞑古眠字是也甘瞑卽甘眠徐無鬼篇孫叔敖甘寢秉羽而郢人投兵司馬云言叔敖願安寢恬臥以養德于廟堂之上折衝于千里之外此云甘瞑彼云甘寢其義一也兹謂安寢恬臥也釋文讀瞑如字失之淮南

子淑眞篇曰甘瞑于溷澖之域卽本之此

槁項黃馘者

樾謹按馘者俘馘也非所施於此馘疑瘕之叚字說文疒部瘕頭痛也黃瘕謂頭痛而色黃

宵人之離外刑者

樾謹按郭注曰不由明坦之塗者謂之宵人釋文引王注云非明正之徒謂之宵夜之人也皆望文生義未爲塙詁宵人猶小人也禮記學記篇宵雅肄三鄭注曰宵之言小也肄小雅之三謂鹿鳴四牡皇皇者華也然則宵人爲小人猶宵雅爲小雅矣字亦作肖

方言曰宵小也史記太史公自序申呂肖矣徐廣曰肖音痟痟猶衰微義亦相近文選江文通雜體詩宵人重恩光李善注引春秋演孔圖曰宵人之世多飢寒宋均曰宵猶小也此說得之

故有貌愿而益

樾謹按益當作溢溢之言驕溢也荀子不苟篇以驕溢人是也謹愿與驕溢義正相反

有堅而緩有緩而釬

樾謹按緩者慢之叚字釬者悍之叚字堅彊而又惰慢紓緩而又桀悍故爲情貌相反也

醉之以酒而觀其側

懋謹按釋文曰側不正也一云謂醉者喜傾側冠也王云側謂凡爲不正也然上文觀其忠觀其敬云云所觀者皆舉美德言之此獨觀其不正則不倫矣諸說皆非也其云側或作則當從之則者法則也國語周語曰威儀有則既醉之後威儀反反威儀佖佖是無則矣故曰醉之以酒而觀其則周書官人篇作醉之酒以觀其恭與此文語意相近大戴記文王官人篇作醉之以觀其不失也不失即謂不失法則也

賊莫大乎德有心而心有睫

樾謹按郭注曰役心於眉睫之閒則僞已甚矣然正文言心有睫非役心於眉睫之謂郭注非也心有睫謂以心爲睫也人於目之所不接而以意度之謂其如是是心有睫也聖人不逆詐不意不信豈如是乎故曰賊莫大乎德有心而心有睫下文曰及其有睫也而內視內視而敗矣然則心有睫正內視之謂內視者非謂收視返聽也謂不以目視而以心視也後世儒者執一理以斷天下事近乎心有睫矣

天下多得一察焉以自好天下

樾謹按郭注斷天下多得一爲句釋文曰得一偏得

一術王氏念孫謂天下多得一察焉以自好當作一
句讀一察謂察其一端而不知其全體今按郭讀文
不成義當從王讀惟以一察爲察其一端義亦未安
察當讀爲際一際猶一邊也廣雅釋詁際邊竝訓方
是際與邊同義得其一際卽得其一邊正不知全體
之謂察際竝從祭聲古音相同故得通用其下文云
不該不徧一曲之士也一際與一曲其義相近

爲之大過已之大順

樾謹按已讀爲以順讀爲馴古字竝通以用也以之
大馴謂用之太習熟也

名山三百支川三千

樾謹按名山當作名川字之誤也名川支川猶言大水小水下文曰禹親自操槖耜而九雜天下之川可見此文專以川言不當言山也若但言支川而不言名川則是舉流而遺其原於文爲不備矣襄十一年左傳曰名山名川是山川並得言名學者多見名山罕見名川故誤改之耳吕氏春秋有始覽篇淮南子墬形篇並曰名川六百

雖然墨子眞天下之好也

樾謹按眞天下之好謂其眞好天下也即所謂墨子

兼愛也下文曰將求之不得也雖枯槁不舍也此求字即心誠求之之求求之不得雖枯槁不舍即所謂摩頂放踵利天下為之也郭注未得

龜長於蛇

樾謹按此即莫大於秋豪之末而大山為小之意司馬云蛇形雖長而命不久龜形雖短而命甚長則不以形言而以壽言真為龜長蛇短矣殊非其旨

惠施日以其知與人之辯特與天下之辯者為怪此其柢也

樾謹按與人之辯義不可通蓋涉下句天下之辯者

而衍之字柢與氐通史記秦始皇紀大氐盡畔秦吏

正義曰氐猶略也此其柢也猶云此其略也上文卵

有毛雞三足以下皆是

諸子平議卷十九

諸子平議卷二十

德清俞樾

商子

無宿治則邪官不及爲私利於民而百官之情不相稽則農有餘日邪官不及爲私利於民則農不敝農不敝而有餘日則草必墾矣墾令

樾謹按此當作無宿治則邪官不及爲私利於民而百官之情不相稽邪官不及爲私利於民則農不敝百官之情不相稽則農有餘日農不敝而有餘日則草必墾矣傳寫有奪誤耳

信則臣不敢爲邪

樾謹按臣當作宦因宦誤作宧又誤作臣耳下文申說此文曰上信而宦不敢爲邪可證臣字之誤

民無所於食則必農

樾謹按民字衍文也上云則辟淫游食之民無所於食此云無所於食則必農兩文相承若有民字必并有辟淫游食之五字於文方足今無此五字故知亦無民字也下文云壹山澤則惡農慢惰倍欲之民無所於食無所於食則必農文與此同可證矣施氏先秦諸子本正無民字當據以訂正

愛子惰民不厤

樾謹按此承上文而言亦當作愛子不惰食惰民不厤因有兩惰字寫者於上惰字下即接寫民不厤遂并誤删上不字耳

農不能喜酣奭

樾謹按詩采芑篇路車有奭毛傳曰奭赤貌字亦作赩瞻彼洛矣篇韎韐有奭白虎通爵篇引作韎韐有赩是也奭爲赤貌此以酣奭連文蓋謂酒醉而面赤矣

則誅愚亂農

樾謹按誅通作朱莊子庚桑楚篇人謂我朱愚即此文誅愚矣大元童次七修侏侏范望注曰侏侏無所知也義與愚近作誅作朱竝侏之叚字說文金部錭鈍也亦聲近而義通

官屬少徵不煩

樾謹按徵上當補則字方與通篇文法一律

姦民無主則爲姦不勉爲姦不勉則姦民無樸本姦民無樸則農民不敗

樾謹按勉當爲免言爲姦者不得免也樸之言樸屬也考工記鄭注曰樸屬猶附著堅固貌也字通作僕

詩旣醉篇景命有僕毛傳曰僕附也蕤民無樸謂蕤民無所附屬也本字衍文因讀者誤以樸爲根株故衍本字耳鄭宋本於蕤民無樸下有樸根株也四字此乃舊解之誤入正文者本字之衍職此之由

皆作壹而得官爵農戰

樾謹按皆作壹而得官爵當作皆從壹孔而得官爵下云民見上利之從壹空出也則作壹上利之從壹孔出卽承此文而言下云則作壹乃始言其效然則此文不得云作壹明矣

要靡事商賈爲技藝皆以避農戰具備國之危也民以

此爲教者其國必削

樾謹按具備國之危也六字乃衍文下云要靡事商賈爲技藝皆以避農戰民以此爲教則粟焉得無少而兵焉得無弱也兩文大略相同而無此六字故知此亦不當有矣

技藝之足以距口也

樾謹按距字無義乃餂字之誤莊子人閒世篇釋文引李云餬食也崔云字或作互或作餂然則餂卽餬之俗字足以餂口卽足以餬口也

國作一歲者十歲强作一十歲者百歲强修一百歲者

千歲强

樾謹按作之一字於文末明第三句作修又不一律且十歲强百歲强竝無一字而云作一十歲者修一百歲者此兩一字亦殊嫌贅設矣反覆求之乃知此文承上句是以聖人作壹摶之也而言本云國作壹一歲者十歲强作壹十歲者百歲强作壹百歲者千歲强乃極言作壹之效也讀者誤謂壹一同字而於作壹一歲句删去壹字於下兩句又誤以壹十歲壹百歲連讀改壹爲一末句作字又誤爲修於是其義全失矣本篇作壹字屢見此文四言作壹乃一篇之

大指也傳寫錯誤亟宜訂正

煩言飾辭而章無用

樾謹按章乃竟字之誤竟猶終也言終歸無用也

興兵而伐必取必能有之去强

樾謹按取下當疊取字葢有取而不能有者矣故曰取必能有之也斬令篇作兵出必取取必能有之當據補

國好力日以難攻好言日以易攻

樾謹按兩日字乃曰字之誤說民篇國好力曰以難攻國好言曰以易攻文與此同可據以訂正

治國能富者貧令貧者富則國多力

樾謹按此當作治國能令貧者富富者貧今本傳寫誤倒則能富者貧句文義不足矣且據上文云貧者使以刑則富富者使以賞則貧是貧者句宜在富者之前也說民篇治國之舉貴令貧者富富者貧與此正同可據訂

舉口數生者著死民者削

樾謹按民字衍文此蓋言舉戶口之數生者則著之死者則削之也襄二十七年左傳仲尼使舉是禮也釋文引沈注曰舉謂紀錄之也此舉字義與彼同境

內篇云四境之內丈夫女子皆有名於上者著死者削則又奪生字當作生者著死者削可與此文互證

輕者不止則重者無從至矣 說民

樾謹按至當作止上文云行刑重其輕者輕者不生則重者無從至矣蓋謂民且不敢犯輕罪自不敢犯重罪故重者不至即去強篇所謂輕者不生重者不來也此云行刑重其重者輕其輕者輕者不止則重者無從止矣蓋謂民既敢於犯輕罪亦必敢於犯重罪故重者無從止也乃涉上文而亦誤作至字則與商子之意大謬矣

國敵者必王

樾謹按國下當補無字去強篇作國無敵者強強必

王可證

故王者刑於九而賞出一

樾謹按此當作刑於九而賞於一去強篇曰王者刑

九賞一強國刑七賞三削國刑五賞五是刑九賞一

乃刑多賞少之意非如農戰篇所云利從壹孔出也

不當作出一明矣下云民之所欲萬而利之所出一

與此義本不相蒙今作賞出一蓋涉下文而誤

山林居什一藪澤居什一谿谷流水居什一都邑蹊道

居什四實地

樾謹按都邑蹊道下有闕文今據來民篇補云都邑蹊道居什一惡田居什一良田居什四

非生之常也而爲之者名也

樾謹按生性古通用此生字當讀爲性上文曰求名失性之常

故民生則計利死則慮名利之所出不可不審也

樾謹按名下當疊名字葢曰名利之所出不可不審也故下云利出於地則民盡力名出於戰則民致死正承此文而言古書遇重文止作二小畫識之傳寫

奪去爪

故其農勉而戰哉也

樾謹按此哉非哉止之義當讀爲𢦏詩節南山篇𢦏其左翼釋文引韓詩曰𢦏𢦏也蓋哉與𢦏聲近而義同下云戰哉則鄰危若以本字讀之義不可通矣

故天地設而民生當此之時也

樾謹按此乃下開塞篇之起語開塞篇曰天地設而民生之當此之時也民知其母而不知其父首二語誤入此篇於上下文皆不屬當删

親則別 開塞

樾謹按當作親親則別傳寫奪一親字

親親者以私爲道也而中正者使私無行也

樾謹按中正當作立中因立與正形近而誤遂倒其文爲中正耳上文曰故賢者立中設無私而民曰仁此文承彼而言則當爲立中不當爲中正矣且立中者使私無行與上文立君者使賢無用兩文相對益知今本之非

故以愛王天下者幷刑力征諸侯者退德

樾謹按幷當讀爲屏謂屏除之也以愛則屏刑以力則退德兩文相對作幷者叚字

故效於古者先得而防治於今者而刑而法

樾謹按得當爲德德刑對文作得者古字通

三者名實實易

樾謹按實者倅之叚字言其名相倅其實則相易也漢高彪碑實若權衡亦是叚實爲倅集韻曰實又音倅

此言以殺刑之反於德而義合於暴也

樾謹按殺乃效字之誤此言以效刑之反於德猶言此言以明刑之反於德也荀子正論篇故桀紂無天下而湯武不弑君由此效之也楊倞注曰效明也蓋

古語如此

事本不可不搏也壹言

樾謹按事猶立也言立本不可不搏也禮記郊特牲篇信事人也鄭注曰事猶立也是其義矣字亦作倳周官大宰職以任百官鄭注曰任猶倳也釋文曰倳側吏反猶立也賈疏曰東齊人物立地中為倳

故國者其搏力也以富國彊兵也

樾謹按國上有闕文據上文云夫聖人之治國也能搏力能殺力下文云治國者貴民一則所闕者當是治字

下修令而不時移

繼謹按令乃今字之誤下修今與上法古爲對文下文曰故聖人之爲國也不法古不修今是其證

夫離朱見秋毫百步之外而不能以明目易人烏獲舉千鈞之重而不能以多力易人夫聖人之存體性不可以易人

繼謹按易者延也詩皇矣篇鄭箋曰施猶易也延也是易與延同義也離朱之明目烏獲之多力聖人之體性皆不能延及於他人之身故曰不可易也

四戰之國好舉興兵以距四鄰者國危兵守

樾謹按舉衍字者蓋即與字之誤而衍者

客不盡夷城客無從入

樾謹按上客字衍文城字當在不字之上其文曰城不盡夷客無從入與下文城盡夷客若有從入相對爲義夷平也

給從從之不洽而熯之使客無得以助攻備

樾謹按上從字下有闕文下從字當在不洽之下洽亦當爲給此文當云給從而□之不給從而熯之蓋承發粱撤屋而言所發之粱所撤之屋其材尙可作宅用若其力有餘則取之而歸若其力不足則從而

燠之無使爲敵用也給與不給以力之有餘不足言

或兼時之緩急地之遠近也給洽古通用爾雅釋天

大歲在未曰協洽童子逢盛碑作協給是也上作給

正字下作洽假字上下文用字不同者古書往往有

之至上句所闕字則不可以意補矣

行治而斷以五里斷者王以十里斷者強治者斷例令

鐵詳按此字無義疑由字之誤言行治由乎斷也循

治者例上句有日治者王夜治者強八字皆據王弼

說氏二篇補

繼謹按宏字義不可通乃谻字之譌史記司馬相如傳徼谻受詘索隱曰谻倦也農谻發勝謂農大倦殆而發邪者勝也凡從谷之字隸變作谷故文選子虛賦谻作𠔁𠔁字闕壞止存右勿玄字因誤爲宏矣去强篇農而發勑其兵弱國必削至亡亦以農發對文成義發勑猶發勝也其而字乃爽之壞字爽弱也

授官予爵出則祿不以功是無當也

繼謹按此本云授官予爵出祿不以功則是無當也傳寫者誤移則字於祿字之上遂不可通

國富而不戰偷生於內亡國必弱

樾謹按此當作國富而不戰毒輸於內上六蝨生必削

夫強橋云國强而不戰毒輸於內禮樂蝨官生必削

與此文略同可證也因奪毒字而輸又誤作偷遂移

下句生字於上非其本文矣

六蝨曰禮樂曰詩書曰修善曰孝悌曰誠信曰貞廉曰

仁義曰非兵曰羞戰國有十二者上無使農戰必貧至

削

樾謹按上言六蝨下言十二者而中所列凡九事於

數皆不合疑禮樂詩書孝悌當爲六事本作曰禮曰

樂曰詩曰書曰修善曰孝曰悌曰誠信曰貞廉曰仁

義曰非兵曰羞戰故總之爲十二也然則何以稱六
蝨曰六蝨二字乃衍文也六蝨之文見去强篇其文
曰農商官三者國之常官也三官者生蝨官者六曰
歲曰食曰玩曰好曰志曰行此說六蝨最得蓋歲也
食也農之蝨也玩也好也商之蝨也志也行也官之
蝨也去强篇又曰國有禮有樂有詩有書有善有修
有孝有悌有廉有辯國有十者上無使戰必削至亡
然則商子之意不以此爲六蝨明矣而去强篇又曰
國用詩書禮樂孝弟善修治者敵至必削國不至必
貧國不用八者治敵不敢至雖至必卻則又變十爲

八農戰篇曰詩書禮樂善修仁廉辯慧國有十者上無使戰是其數雖亦為十而所列十事又微有不同疑傳寫或增或減非必皆其本文所言之數各就其事言之耳賞當從此文作十二者為定且此言修善而彼分善修為二於義亦未安也今定為十二事而以六蝨二字為衍文似得之矣

重刑少賞上愛民民死賞重賞輕刑上不愛民民不死賞

樾謹按死賞皆當作死上聲之誤也去彊篇曰重罰輕賞則上愛民民死上重賞輕罰則上不愛民民不

死上可證此文之誤

輕者不至重者不來

樾謹按不至乃不生之誤當據去强篇訂

罪重刑輕刑至事生

樾謹按此本作重重輕輕刑至事生亦當據去强篇訂

力生强强生威威生德德生力

樾謹按此皆蒙力生强而言乃又云德生力於義難通據去强篇云刑生力力生强强生威威生惠惠生於力與此文略同惠即德也又據說民篇云刑生力

力生强强生威威生德德生於刑亦與此文略同刑

卽力也然則此文當作德生於力

故不多惠言而剋其賞 修權

樾謹按不字衍文也多惠言而剋其賞乃口惠而實

不至之意故與數加嚴令而不致其刑相對爲文

行賞賤祿不稱其功則戰士不用

樾謹按賤當作賦形近而誤漢書哀帝紀皆以賦貧

民師古注曰賦給與也

此其士之不足以生其民也以有過秦民之不足以實

其土也 來民

樾謹按有過上不當有以字衍文也此蓋言韓魏之土不足生其民秦民不足以實其土二者相較則韓魏土之不足殆有甚焉故曰有過秦民之不足以實其土也

意民之情其所欲者田宅也而晉之無有也信秦之有餘也必如此而民不西者秦士戚而民苦也

樾謹按信字必字絕句承上言韓魏之土不足生其民則其田宅之無有也信矣秦之民不足實其土則其田宅之有餘也必矣故曰晉之無有也信秦之有餘也必

今秦之以强强者

樾謹按上言三晉之所以弱者此當言今秦之所以强者奪所字衍强字

天下有不服之國則王以此春闕其農夏食其食秋取其刈冬陳其寶以大武搖其本以廣文安其嗣

樾謹按闕當作違寶當作葆皆同聲叚借字陳當作凍形近而誤也此數語見周書大武篇其文曰四時一春違其農二夏食其穀三秋取其刈四冬凍其葆孔晁注曰凍謂發露其葆聚也君所說即本周書大武之文故曰以大武搖其本也又曰以廣文安其嗣

今周書無廣文篇而文傳篇曰文王受命之九年時
維暮春在鄗召太子發曰嗚呼我身老矣吾語汝我
所保與我所守傳之子孫然則所謂以廣文安其嗣
者豈卽此篇乎
而王何爲受爵而重復乎
樾謹按受乃愛字之誤愛爵而重復見上文
有能用之費此之半
樾謹按上之字衍文費此二字誤倒當云有能用此
費之半
萬乘之國不敢蘇其兵中原賞刑

機謹按荀子議兵篇蘇刃者死楊倞注曰蘇讀爲傃傃向也謂相向格鬭者此蘇字讀與傃同

昔湯封於贊茅

機謹按隱十一年左傳而與鄭人蘇忿生之田溫原絺樊隰郕欑茅注欑茅在修武縣北此言湯封茅即其地也漢書地里志河南郡偃師尸鄉殷湯所都臣瓚曰湯居亳今濟陰縣是也其地與修武不遠皇甫謐帝王世紀乃有三亳之說而謂湯都在南亳穀熟穀熟故城在今商丘縣則去修武絕遠與湯封贊茅之說不可通矣商子先秦古書足可依據湯都

偃師郎可以此爲證

故曰贊茅岐周之粟以賞天下之人不人得一勝

檖謹按勝讀爲升古字通用三輔黃圖曰御宿園出栗十五枚一勝大梨如五勝勝皆升之叚字

周官之人知而謂之上者自免於罪

檖謹按周當爲同謂當爲諭皆字之誤

晉國之士稽焉皆懼曰

檖謹按稽猶同也尚書堯典曰若稽古正義引鄭注曰稽同也禮記儒行篇古人與稽鄭注曰稽猶合也合與同義亦相近稽焉皆懼猶云同然皆懼也

聖人非能通知萬物之要也故其治國舉要以致萬物

樾謹按非能當作惟能惟能知要故能舉要若作非能不可通矣新令篇曰聖君知物之要故其治民有至要足證此文非字之誤

名尊地廣以至王者何故名卑地削以至於亡者戰罷者也

樾謹按何故下奪戰勝者也四字亡者下奪何故二字當云名尊地廣以至王者何故戰勝者也名卑地削以至於亡者何故戰罷者也如此則文義方備下文云不勝而王不敗而亡者自古及今未嘗有也即

承此而言

故興國而責之於兵

樾謹按興乃舉字之誤言舉一國之人皆責之於兵也

入其國觀其治兵用者強

樾謹按兵當作民下云奚以知民之見用者也民之見戰也如餓狼之見肉則民用矣正承此文而言故知當作民用

非其法亂也非法不用也

樾謹按下非字當作其

國治或重

樾謹按國下奪或重二字重下奪亂字當作國或重治或重亂下云是謂重治又云是謂重亂即承此而言下文云兵或重強或重弱正與此文一律可據訂正

四境之內丈夫女子皆有名於上者著死者削境內

樾謹按此奪生字當作生者著死者削說見去強篇

國封尉短兵千人

樾謹按封字衍文蓋即尉字之誤而衍者下文兩言國尉分地可證

吏自操及校以上

樾謹按校乃校字之誤上文曰軍爵自一級已下至小夫命曰校徒操出即此所謂自操及校也彼文出字樾當作士上古書士出字多互誤

故爵上造就爲簪裹就爲不更故爵爲大夫

樾謹按就爲簪裹下當補故爵爲簪裹四字故爵爲大夫當作故爵不更就爲大夫

故爵大夫就爲公大夫就爲公乘就爲五大夫

樾謹按就爲公大夫下當補故爵公大夫五字就爲公乘下當補故爵公乘四字

就爲大庶長故大庶長就爲左更故四更也就爲大良
造

樾謹按此當在上文故爵五大夫之下大庶長之大
並衍文也漢書百官公卿表爵一級曰公士二上造
三簪褭四不更五大夫六官大夫七公大夫八公乘
九五大夫十左庶長十一右庶長十二左更十三中
更十四右更十五少上造十六大上造十七駟車庶
長十八大庶長十九關內侯是大庶長之爵尊於左
更乃云故大庶長就爲左更不可通矣故知大字衍
文也此庶長兼左右庶長而言謂故爵五大夫者就

為左右庶長也左右庶長之上即是左更故曰故庶長就爲左更於文正合其云故四更也就爲大良造此四字乃三字之誤古書三字多誤作四儀禮覲禮篇四享鄭注曰四當爲三古書作三四或皆積畫字相似由此誤也周官內宰疏引鄭注曰純四积四當爲三古三四積畫是以三誤爲四然則三更之爲四更亦猶三享之爲四享三积之爲四积矣三更者升左更中更右更而數之也由左更中更右更而上之即爲少上造大上造故曰故三更也就爲大良造大良造即大上造也不言少良造者或文不備或大少

良造亦猶左右庶長分之則爲二合之則爲一耳此
書所言與表皆合足徵秦制之所自來而傳寫譌奪
且多竄益遂不可讀
小夫死以上至大夫
樾謹按小夫字各本皆同而施氏先秦諸子本作小
失非也上云軍爵自一級已下至小夫則當時自有
小夫名目孫氏星衍校本反從施作失誤矣
故國富而貧治重強弱民
樾謹按此有闕文去強篇云國富而貧治曰重富重
富者強當據補

農商官三者國之常食官也

樾謹按食衍字

法明省任力言息治者國治言息兵强

樾謹按法明下奪治字法明治省任力言息四字爲句承上文治衆國亂言多兵弱而言謂法明則治省任力則言息也治者國治當作治省國治省與者字形相似而誤耳此又承法明治省任力言息而言謂治省則國治言息則兵强也正與上文治衆國亂言多兵弱相對成義

民之所樂民强民强而强之兵重弱故民之所樂民强

民強而弱之民重弱

樾謹按此承上文政作民之所惡民弱政作民之所樂民強而言當云政作民之所惡民弱民弱而強之兵重弱政作民之所樂民強民強而弱之兵重強傳寫奪誤遂不可讀文中故字卽政字之形近而誤者

爲辯志者不貴外內

樾謹按志當讀爲智上文云爲辯智者貴是也列子湯問篇女志彊而氣弱張湛注曰志謂心智是志與智義亦得通

民之內事莫善於農

樾謹按善當作苦上云民之外事莫難於戰故輕法不可以使之此云民之內事莫苦於農故輕治不可以使之蓋惟民以戰爲難以農爲苦故輕法輕治不可使之也善與苦形近而誤耳下云故農之用力最苦可證此文之誤

法制不明而求明之行令也不可得也君臣

樾謹按下明字當爲民古每叚萌爲甿史記三王世家加以姦巧邊萌索隱曰萌一作甿漢書霍去病傳及厥衆萌劉向傳民萌何以勸勉師古注並曰萌與甿同然則此文明字或亦當作萌

深淵者知千仞之深

樾謹按上深字當作探言探淵而知其深也今誤作深淵者則於文義未足矣

今夫騶虞以相監不可事合而利異者也若使馬焉能言則騶虞無所逃其惡矣利異也

樾謹按毛傳以騶虞爲義獸而周官鍾師疏曰今詩韓魯說騶虞天子掌鳥獸官以此書證之則韓魯說亦古義也惟事合而利異當作事合而利同商君之意葢以騶虞兩職事合利同不可使之相監恐其互相容隱也故必馬能言始無所逃惡下文云吏之與

吏利合而惡同也是其明證也馬焉之焉當爲衍文即烏字之誤而衍者或疑是說文焉鳥之本義然焉之與馬既非一類合稱馬焉於古無徵殆不可用

此其執正使汚吏有資而成其姦險小人有資而施其巧詐 愼法

樾謹按執當爲埶埶乃古勢字也埶字絕句正使二字屬下讀

夫以法相治以數相舉者不能相益訾言者不能相損

樾謹按以數相舉下奪譽字因譽舉字形相似故傳寫誤奪之耳下文云民見相譽無益又云見訾言無

損正承此而言故知當有脫字也

明書年月日時定分

樾謹按日知錄謂古無一日分十二時之說自漢以下厤法漸密於是以一日分爲十二時不知始於何人至今不廢然此書已言年月日時則六國時已有此說矣竊疑所謂時者倘是平旦雞鳴之屬而非今之所謂十二時歟管子立政篇乃發使者致令以布憲之日發憲之時亦言日兼言時